



《伏地龙》

— 宝树 著



八部天神，一天众帝释天，二龙众那  
达婆，五阿修罗，六迦楼罗，七紧那  
此谓“天龙八部”，语出佛经。  
神道非人，嗔痴爱恨，千年因果，  
构“天龙八部”之浩气仙侠长卷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伏地龙 / 宝树著 --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4.4  
(天众龙众)  
ISBN 978-7-5354-7151-2

I. ①伏… II. ①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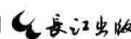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5061 号

## 天众龙众·伏地龙

宝树 著

---

出品人 | 郭敬明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责任编辑 | 赵萌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媒体运营 | 张银铃 李楚翘  
选题出品 | 金丽红 黎波           助理编辑 | 张明慧           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 
项目统筹 | 阿亮 痕痕           特约编辑 | 小风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封面绘图 | 夏无觞           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  
  设计师 | 楚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内页设计 | 四一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 | 027-87679310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传真 | 027-87679300  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邮编 | 430070  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
电话 | 010-58678881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传真 | 010-58677346  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邮编 | 100028  
印刷 |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 
开本 | 700×1000 毫米 1/16            印张 | 12  
版次 |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           印次 |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字数 | 150 千字  
定价 | 22.80 元

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# 目 录



长安第一	○〇八	西行第二	○一六
精惑第三	○二五	末法第四	○三五
战阵第五	○四五	驯龙第六	○五五
胡贾第七	○六三	化身第八	○七一
医众第九	○七九	信力第十	○八七
龙窟第十一	○九六	重聚第十二	一〇六
成佛第十三	一一三		
后 记	一二一		

罪业第十四

一二四

身世第十五

一三三

真相第十六

一四六

幻化第十七

一五四

灵池第十八

一六二

彻悟第十九

一七〇

聚散第二十

一七七





最世文化  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

宝  
树  
著

# 目 录



长安第一	○〇八	西行第二	○一六
精惑第三	○二五	末法第四	○三五
战阵第五	○四五	驯龙第六	○五五
胡贾第七	○六三	化身第八	○七一
医众第九	○七九	信力第十	○八七
龙窟第十一	○九六	重聚第十二	一〇六
成佛第十三	一一三		
后 记	一二一		

罪业第十四

一二四

身世第十五

一三三

真相第十六

一四六

幻化第十七

一五四

灵池第十八

一六二

彻悟第十九

一七〇

聚散第二十

一七七





# 龍

如是我闻：昔时，佛住王舍城灵鹫山中。尔时释提桓因与其眷属二万天子俱，复有名月天子、普香天子、宝光天子，四大天王与其眷属万天子俱。自在天子、大自在天子与其眷属三万天子俱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、尸弃大梵、光明大梵等与其眷属万二千天子俱。有八龙王：难陀龙王、跋难陀龙王、娑伽罗龙王、和修吉龙王、德叉迦龙王、阿那婆达多龙王、摩那斯龙王、优钵罗龙王等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有四紧那罗王：法紧那罗王、妙法紧那罗王、大法紧那罗王、持法紧那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有四乾达婆王：乐乾达婆王、乐音乾达婆王、美乾达婆王、美音乾达婆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有四阿修罗王：婆稚阿修罗王、佉罗塞驮阿修罗王、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、罗睺阿修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有四迦楼罗王：大威德迦楼罗王、大身迦楼罗王、大满迦楼罗王、如意迦楼罗王，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。

韦提希子阿阇世王与若干百千眷属俱，各礼佛足退坐一面。

世尊七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为诸菩萨说大乘经，名无量义教，菩萨法佛所护念。佛说此经已，结跏趺坐，入于无量义处，三昧身心不动。是时天雨曼陀罗华、摩诃曼陀罗华、曼殊沙华、摩诃曼殊沙华，而散佛上及诸大众，普佛世界，六种震动。会中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及诸小王转轮圣王，诸大众得未曾有，欢喜合掌，一心观佛。

尔时大地倏震裂，有巨蟒踊出，无足腹行，长逾千万丈，七众皆骇然。蟒至佛前，白言：“世尊！我，地蟒王也，本无知识，于地下听说妙法，欢喜不禁，亦愿礼敬。未知我蟒身，得作佛否？”

众笑言：“妄哉！尔蛇虫之属，无足腹行，有情之劣等，畜道之下焉，贪食好杀，纵百千万亿劫亦难作佛。”

佛言：“此非也。大众！众生平等，皆有佛性，彼蟒王听法，辄有所悟，即与汝等不二，若发菩提心，为菩萨行，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作佛何难？”欲重宣此义，即说偈言：

惟尔七部众，天龙迦楼罗，

修罗及夜叉，紧那乾达婆。

虽得归正法，未可遽骄嗔。

佛性众生足，悟道非独汝。

隐显虽不一，岂有高下别。

愚痴大地蟒，亦可获菩提。

常发清净心，处处见般若。

众闻佛言，俱大欢喜。蟒乃绕佛三匝，踊跃舞蹈，礼佛虔诚，言愿为寺庙守，佛即名曰摩睺罗伽，地龙也。复有百子千孙，亦常与佛俱，为佛乐侍，供养恭敬，绝凶暴之行，故亦列天、龙、阿修罗之侧，并为八部众。



长安第一

长安西北角的弘福寺曾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，但如今没有人还记得它曾经兴盛的日子。大唐亡时，一半的院落都毁于兵火，后面的天王殿在地震中也垮塌了多年，一直没有修复，就连门口太宗皇帝亲自题写的匾额也摇摇欲坠。饶是如此，每天门外还躺着几个乞丐，哀求经过的人施舍他们。虽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香火稀落，寺里的僧人们也自顾不暇，但偶尔也有几个新贵的军阀来进香，赈济灾民几份粥饭，以洗去自己满手的鲜血。况且门外的几棵松柏树大根深，还可以遮风挡雨。

大周广顺元年，枢密副使郭威弑杀后汉隐帝而自立，汉亡周兴，又经历了一番不大不小的动荡。不过对弘福寺门口的乞丐来说，还比不上冬天的一场大雪。雪中冻死了许多乞丐，日子越发不好过了。二月的一天，雪后余生的一个瘸腿老丐看到



一个背着竹箱的青年僧人站在门口的松树下，呆呆地抬头仰望伸展的枝权，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。他眉目有几分清秀，但是衣衫褴褛，身上满是泥垢，穿的草鞋也磨破了，脚上都是水泡，看上去和乞丐差别也不大。老丐对他并不感兴趣，看了两眼，就把目光移了开去。

忽然鼻子中闻到一阵香气，定睛一看，却是那个青年和尚从箱子里拿出两个烧饼，递给眼前一个小乞儿。乞儿大喜，抓过去就狼吞虎咽，生怕被人抢走了。老丐见有东西吃，也发一声喊，和群丐一拥而上，抓着那和尚不放，口中叫喊着乞讨的词儿。

“别急，大家都有……”和尚狼狈地说，背上的竹箱却已经被夺下，十来双手疯狂抢夺着里面的东西。和尚急着叫：“别别，小心我的度牒！”却哪里有人理他？

那和尚越发慌张，逃到弘福寺门口，拼命拍打起门来。过了许久，方有一个小沙弥推开寺门，皱眉道：“外头何事喧哗？”

此时，乞丐们已经把和尚的干粮和铜钱一扫而空，四散开去，和尚狼狈地连滚带爬，到了小沙弥面前：“小师父，这里便是弘福寺吗？”

小沙弥瞥了他一眼，仿佛才认出他也是个僧人。“没看到上面写着吗？”他懒懒道。

“贫僧释宁空。”和尚道，“自杭州龙泉院来，来拜见普法大师。”

杭州？小沙弥有些好奇起来，又看了他一眼，这和尚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脸型瘦削，眼神纯净清澈，但有一种他捉摸不透的气象，嘴里不由得客气了几分：“普法老师父去年已经圆寂了，现在本寺住持是我师父福海。师兄自江南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宁空的脸上都是虔敬：“贫僧途经长安，是特来拜谒三藏法师的故居的。”

三藏法师，便是大唐第一名僧玄奘。少时在洛阳出家，后来游学长安，在弘福寺中住了数年，访遍长安名僧，犹感不足，遂发愿赴西天取经。于贞观元年离开长安，历经十九载，贞观十九年方携大批经卷以归。所携回之佛舍利、佛像、大小乘经律论等数百部，也均置于弘福寺。他更在寺中开办译场，译出大乘经典无数，并撰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三藏法师名动天下，弘福寺也盛极一时。

嗣后数百年中，玄奘之名愈加远播，他西行取经的故事也历代传诵，衍生出无数不经之说。不知有多少僧伽文士前来弘福寺游历怀古，追寻三藏法师的遗泽。弘福寺中的僧人们本来也见得多了，不过此时天下大乱已久，还有人不远千里而来，却是极少见了。

弘福寺的新任住持福海打开书函，拿出杭州龙泉院住持智藏的来信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两眼。又打量着眼前的僧人，心中纳罕。谁都知道方今天下战乱，四方饥馑，唯有东南一隅在吴越钱氏治下安宁富庶，乃是人间天堂。若让他选，能去杭州小庙里当个挂单和尚都比在这名都大寺当住持的好，谁料还有僧人千里迢迢从那人间乐土跑到这鬼地方，真是个天生的呆子。

福海看那宁空的穷酸样子，大概身上无甚油水可刮，说不定还要向自己筹借一些，也懒得和他多打交道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原来师弟是智藏大师高足，得了唯识宗的正传，学问想必是极好的，远来辛苦了。本当开素席款待，不过小寺现在也紧巴巴的……唉……”

宁空忙道：“不妨事，只是……我剩下的一点干粮都被门口的乞丐抢走了，今夜有一碗稀粥，一处床榻栖身就好。”

福海心中一宽，道：“这个好说。虽然小寺不景气，不过老衲和长安几所大寺的住持首座还算相熟，师弟你想去何处挂单，说一声便是。”这是防他赖着不走，一直白吃白住，先打着赶人的主意。

宁空道：“方丈不必劳烦，小僧只是想看看三藏法师昔日的旧居，明日便走。”

福海略微宽心，随口道：“师兄远来不易，至少也多盘桓旬日。”

宁空道：“不了，西天路远，还是趁早上路为好。”

福海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西……西天？”

宁空颌首：“大师父想是没仔细看恩师的信，小僧要去西天，礼佛求经。”

福海怔怔地看了他半晌，眼中全是不可思议的神情，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：“你说你要去……去西天，哈哈哈……那地方万里迢迢，岂是人去得的？”

宁空面色不变，淡淡地说：“既是三藏法师去得，小僧自然也去得。”



福海倒一时语塞，但怎么也不肯置信：“话是如此。三藏法师已经取回真经，天下传诵，你还去做甚？”

“当年三藏法师取回的经典，小僧也读过一些，许多都佶屈聱牙，难以通晓。百年以来天下战乱，人民饥馑，佛法隳坠。小僧想，定然是经卷尚不完全，或者未得正解，故而发愿往西天一行，希望能够拜见佛祖，再弘佛法于中土。”

福海不由得有几分动容：“好好，不想你志向如此宏远，这才是我佛门中人！你既为此菩萨行，来世当往生极乐净土，阿弥陀佛……”

宁空却毅然道：“净土只是方便法门，小僧不修净土，不求自度，但愿度尽天下苍生，使我东土中华重获太平！”

福海心道，现下由你吹嘘，回头在西域荒漠里都不知怎么死的。但也微感钦佩，又应酬几句，便派看门的小沙弥陪宁空在寺中转了半日，看了几件玄奘留下来的衣钵法器，及手抄的译文经卷，这些旧物经历兵火洗劫，早已残缺不全，十不存一。宁空看了，喟叹良久。

那日夜间，宁空便住在弘福寺东首一间简陋的僧寮中，同房的便是那小沙弥。宁空本想在灯下再诵两卷经文，但那小沙弥对江南和中原的情形颇为好奇，缠着他问了许久。深夜之时，二人行将入睡，远处忽传来如泣如诉，又如鬼哭狼嚎的声音。饶是宁空修为精湛，也不禁骇然。

“师侄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他问小沙弥道。

小沙弥打了个哈欠，见怪不怪地道：“师叔你远道而来，所以不知，那是前唐的皇宫中闹鬼。”

“皇宫中怎么会闹鬼？”

“这说来可就话长了。”小沙弥起了兴头，口沫横飞地道，“你知道唐末时黄巢那贼子打进长安，见人就杀，那叫一个血流成河，不知多少公卿帝子兵祸横死，积下无边杀戾之气。后来朱温篡权，逼迫昭宗天子迁都，怕被其他人占了长安，就把整座皇宫都夷为平地，怕天子身边的人不服，又杀了几千名宦官、宫女和卫士，你想那是多大的恶业？惨惨惨！所以这家伙后来被他儿子刺杀，也是个报应不爽。但枉死的人太多了，这些年日夜都能听到鬼声。”

宁空想了想道：“若有如此多枉死的冤魂，便当开个水陆道场，好好做场法事。

超度他们转生。”

小沙弥却连连摇头：“乱世之中，活人还管不过来，谁有工夫去管陈死人？”

宁空喟叹不已，那小沙弥说完后，打个哈欠，倒在床上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他人虽小，却是鼾声如雷，中间夹带着远处的哀哀鬼哭之声，宁空虽然旅途劳顿，但也无法入睡，到了中宵，干脆爬起来，穿上缁衣草鞋，向外走去。

门外月明如洗，树影婆娑。宁空本来只想在寺院中散心，但此处的院墙却坍塌了一角，几步便走了出去。此时本有宵禁，但这年头早已经没人管了。宁空顺着鬼哭声行去，弘福寺本来在皇宫边上，护城河也早就堙堵成了平地，所以没有几步路，便到了旧宫室中。

昔日的大唐宫禁早已成为一片废墟，万仞宫墙也尽皆坍塌，一些边角甚至变成了附近人家种菜的地方。宁空信步走进宫廷深处，处处断壁残垣，荒草凄凄，隐约还可见百年前帝城的规模。宁空想起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盛况，如今繁华安在？只有明月不改，照着空无一人的深宫。

鬼哭声越来越响，宁空心中悲悯，便在野草丛生的内廷中盘膝而坐，口中喃喃念诵度亡经文，希望多少能超度一两个亡魂。

周围鬼气渐渐凝聚，化为阴寒的黑雾，影影绰绰似有无数鬼影围着他，扯着他衣角，对着他耳语。宁空心地空明，却也不惧，只盼能消解一点怨念，便是积下了一份功德。

然而周围鬼气却是越聚越多，围着他打转，渗入他身子，令他浑身阵阵发寒。一些鬼影开始拉扯他手脚，还有些鬼在他身上咬啮。宁空虽知只是心识所染的幻觉，但周身仍是疼痛难当。

正在艰难时刻，忽然间感到一股极怪异的肃杀之气，宛如罡风吹过，周围鬼影一时尽皆散去。宁空讶然睁开双目，借着皎洁月光，看到一个人白衣如雪，头戴琉璃宝冠，站在古殿废墟的瓦砾之上。

“兀那和尚，你深夜在此做甚？”那人问道，声音清越中有些稚嫩，宁空才看到，他年纪极轻，身材高挑，眉目冷峭，目光凌厉如刃。

宁空双掌合十道：“施主恕罪，小僧只是想超度这些亡灵，让它们不要在此